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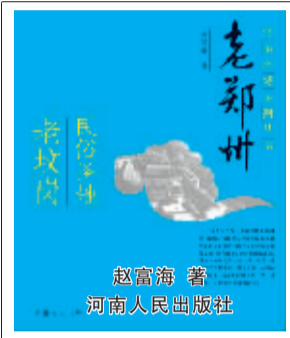
话说郑州

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齐名。100多年前，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这一切的高度集结，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

带给大家欢乐的王国宝很有人缘

王国宝在老坟岗不仅书说得好，且有人缘。我在老坟岗座谈采访，老人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是王国宝的书迷、“粉丝”。从小听他说书，从未掏过钱，有时在书棚外见到王国宝，他还会从口袋里掏个糖给我们。

1956年春天，中国文联副主席田汉来郑视察工作时，专门听了王国宝的评书《三侠剑》，给予他很高评价，鼓励他多说书，说好书，说新书。在老坟岗座谈中，大家回忆王国宝时，心情是沉重的。有一年（老人们说是“文革”后期），王国宝从郑州西郊棉纺路的一个工人家属院经过，被人认出来了。有几个听过他评书的拉住他非要说上一段不可。他们在院中空地上给王国宝张罗了小桌、凳子 and 茶水。王国宝见盛情难却，清清嗓子说：“革命同志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用毛主席语录作书帽，引来了一片笑声。这时有人让他说《三国》、《三侠剑》。王国宝摆摆手：“不敢，不敢，那是封建迷信，文艺黑线。我可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咱现在是文化大革命，革命形势是大好，不是不好。我要说新书。”王国宝举手当惊堂木，“咚”的一拍桌子，说：“说一段《林海雪原》杨子荣打进威虎厅……”这时候听书的、围观的越来越多。王国宝来了情绪，他提高沙哑的嗓音一板一眼地说书帽：“杨子荣打进威虎厅，不知吉来还是凶，家里还有个媳妇太年轻……”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喊“打倒反革命”。原来是向阳院的老太太，听说来了说旧书的，带着人想赶他走。又一听他说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杨子荣。他有啥资格说英雄，且又说杨子荣有媳妇，样板戏里的杨子荣啥时候结过婚？污蔑！这不是污蔑英雄、糟蹋样板戏吗？抓走！老太太指挥来人冲进人群，一摆手，两个民兵上去抓住王国宝，不由分说，将他带走了……

在那个年代，这些民间艺人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王国宝在“文革”中先是去了搬运公司拉架子车，以后又自拉架子车在街头爆玉米花。同时期，坠子书艺人刘桂枝下到街道幼儿园当阿姨。赵铮到郊区种菜，说相声的郭海泉下到郑州二七区卫生队掏粪。王国宝在棉纺路说书一则故事，实则是听书人对他喜欢的说书人编织的故事。但说明一个问题，老百姓是喜欢这位曾给他们带来欢乐的说书人的。

1981年的3月，东北评书艺人刘兰芳应邀来郑州，她此行是参加马街书会在郑州短暂逗留并演出。这一年书会，听者10万余，说书人1000多。她在河南人民会堂演出，会堂3000人的座位全满，演出空闲她要到老坟岗听王国宝说书。刘兰芳来郑是与丈夫一起来的，在郑州的活动由省曲协荆留套陪同。

老荆与刘兰芳夫妇二人搭公交车前往。停在二七路百货大楼时，刘提出给儿子买鞋子，但又忘了儿子的鞋码，问丈夫，丈夫说：“儿子的脚多大你都忘了，还买什么鞋？”刘很尴尬。又见百货大楼行人如潮，刘在地摊处买了三个梨分给丈夫与荆留套，然后自己抱梨啃吃。老荆明白，刘兰芳的《岳飞传》自1977年开播，红遍大江南北，吃梨是假，怕人认出是真，于是便与刘的丈夫挟掩刘兰芳沿太康路经民主路悄悄进入王国宝的书棚。

白领婚姻

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丈夫不抵家外诱惑，十年婚姻几近崩盘；生母非但不调解，还撺掇女儿离婚，过“独立自主”的生活；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一再选择沉默……三代女人，心事万千。

罗湛觉得女儿找林青青对质的想法太荒唐

对质？严立达没想到。妻子瞪着他：“你敢吗？！”没有时间再多想了，只能背水一战：“好啊，如果你愿意这么做，你觉得这样就能解除你的疑虑，我可以对质。”罗想死死盯着丈夫，严立达没有躲闪，也那样瞪着她。

过了一天，罗想来到爸爸家，把事情对爸爸和盘托出了。对于那个女人脸皮那么厚，居然敢找到女儿家里，罗湛非常气愤。他想不通的是严立达怎么会和这样的女人搅到一起。他问女儿严立达是怎么解释的。

“他说林青青喜欢他，想和他好，是林青青主动。”“那他呢？”“他说他一直拒绝呗。”

罗湛没有把握地问：“你觉得他的话可信吗？”“我不信，可能吗？”罗想沉思默想了会儿，“我想去找林青青。”

“你要去找她？”罗湛觉得女儿有这样的想法太荒唐了，愚蠢，不可取，自降身份。罗想反驳：“我也觉得很恶心，可是不找她我就只能听严立达的一面之词。”“那就随你吧。”罗湛的心烦得很。

罗想走后罗湛找到桂雅丽，她在阳台上浇花。“雅丽，你来一下。”

桂雅丽不安地放下浇花的水壶走进屋，跟随罗湛来到书房。“你坐下。”桂雅丽顺从地坐下，心情忐忑。罗湛在书桌前坐下，一只手撑住额头，默不作声。桂雅丽也不敢说话。罗湛终于抬起头：“你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桂雅丽垂下头。

“你还不打算告诉我吗？这些天我就觉得你心神不定，你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小想刚才和你说什么了？”“那个叫林青青的女人去找她了。”“天哪，她真去找她啦！”



罗湛立刻明白了，桂雅丽一直在和他装样子。他气得一拍桌子。桂雅丽吓得一哆嗦：“你，你干吗这么厉害！”

“我不厉害你就不说。”“那你厉害吧，我就不说。”桂雅丽也有点儿生气。“好了雅丽，你就别再让我着急了。”

桂雅丽觉得很委屈：“我就是怕你着急才不说的。”

“你不说有什么用，不说事情就不存在啦，该出的事总是要出的，那个林青青，她和严立达，你到底知道些什么？”“我说了你别生气……”

罗湛眼睛一瞪：“你就快说吧！”

林青青和罗想见面的地方就是以往她和严立达约会的咖啡厅。

林青青一脸冷笑，看着对面的罗想：“他说他敢和我对质，他是这么说的吗？”罗想直视对方：“对，没错儿。”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一块儿来？”“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我相信他的话。”“你相信他？”“对。”

“那你干吗还要来找我？你相信他，心甘情愿地受他

骗，不是很好吗？”林青青的话把罗想噎住。“我看你还是别难为自己了，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都会告诉你。”

罗想强自镇定：“是不是你追的严立达？”“我追他？他这么告诉你的？”“他说是你主动。”“他还说什么？”“他说他拒绝你了。”林青青鄙夷地一笑：“嗨，他可真了不起，他也太了不起啦。”

“你和蔡小欣认识，是朋友，对不对？”林青青点头。“那我告诉你，蔡小欣也是这么说的，而且她说是你告诉她的。”

刑事侦探

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案情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案情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以维护法律的公正，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

魏大若拿出一张空白的拘留证

“你对我说的这番话，我是不是该谢谢你呢？”魏大若见胡建刚做了个说完的手势，拿了支香烟，点上。

“该说谢谢的是我，魏局。”胡建刚低下脑袋，“我说完了，具体的事情，到时候再说……我再用不着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也用不着再做被别人使唤的狗了。”

胡建刚再次苦笑起来：“我想你早就准备好了，拿出来吧。”

“你是指……”

“逮捕证，或者是刑事拘留证。”胡建刚像个旁观者一样说着。

魏大若从口袋里掏出信封，从信封里拿出一张刑事拘留证。

胡建刚拿起来一看，是一张空白的刑事拘留证，看了一会儿，放在桌子上，看着魏大若，“怎么没写上我的名字？难道你不想抓我？……不会的，你肯定想抓我，只不过又玩了我一把……也好，也好……唉，在我没签字之前，我还想跟你说三句话：一是有关你妻子感染病毒的事情，那肯定是故意陷害，不要被表面的结论所迷惑；二是只要手里有充足的证据，该抓谁，先抓了再说，千万不要先向地方汇报。你需要启动的是法律程序，代表政府行使职权，别的，以后再说，要不然，你会受到意想不到的阻力；三是江士勇是个聪明人，但也是一个有机心的人，不纯粹的人。”

说完之后，胡建刚正准备拿起茶几上魏大若为他准备的笔，在刑事拘留证上签字，魏大若却把笔拿了过来：“暂时我还不让你签字，不过，你必须在检察院的控制之下。”

胡建刚愣了一下，随即从包里拿出一叠

材料，放在魏大若的面前：“这些材料都不是伪造的。”

魏大若接过来一看，病历，胡建刚身体检查报告，每一项报告，都能使胡建刚办理保外就医手续。

“我本来早就想住院了，现在正好有这个机，那就在医院住下，不逃跑，也不自杀。”胡建刚一副感慨之态，“即便是想自杀，也没有到时候，第三呢，我也用不着与谁串供，你可以派人二十四小时监护着。”

魏大若把胡建刚给他的那一叠病情报告放在了茶几上，再看胡建刚时，胡建刚比刚才进门时苍老了十岁。

“希望你今天能跟市里的主要领导请个假。”魏大若的目光错开胡建刚的脸。

“没想到啊，以前呢，我是别人手里的一杆使唤的枪，今天呢？”胡建刚苦笑着，“我又成了魏局你扔进水里的饵了。”

“我还希望你配合一下，让专案组的人做一下笔录。”“这些规矩，我懂。”

胡建刚拿起茶几上的香烟，可连着打了几次打火机，都没打着火。魏大若从胡建刚的手里把打火机拿过来，打着了，送到胡建刚的香烟上。胡建刚一边抽着香烟，一边自言自语：“以前我每次到了扬州，总会去史可法的纪念馆前站一站，鞠一个躬，可我却没能继承烈士的抵抗精神……是不是很滑稽？”

魏大若没有回答。

“对了，你该在第一时间向延江市委市政府汇报一下我的事情。”胡建刚的坦然，和以往一样，如同吩咐下级做某项工作，“这是必须履行的手续，毕竟我还是个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谈笑间灰飞烟灭……”



都市言情

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新一代知识精英“玉石”们的私人版，最真实的“激情与梦想”，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深情与执著，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

叶子哭倒在李伟怀中

“孩子！你什么时候管过孩子的死活！”叶子愤恨地说。“我不管？我不是在努力地用最短的时间挣钱，把咱们家的经济基础打好吗？”“家？咱们这还是家吗？咱们算什么？”

李伟的脸色青白，过了好一阵，才说：“公司已经在给高级雇员办加拿大移民，再过三个月就好了。把你的资料给我，我先出去，然后给你也申请了。我这次来北京再搞一笔钱，就歇手。”

李伟的语气缓和下来，分居三年来，他第一次搂住了叶子。叶子伏在他怀里，眼泪滚滚而下，湿了李伟的衣襟。

“李伟，我爱你，不要抛下我，不要扔下我，不要让我一个人住在这里。答应我，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到哪里去，都带上我，带着我。没有你，我会死的，一定会死的。”

“不，你不爱我。我不要你的怜悯，你不要怜悯我。这样，我会瞧不起自己的。”

叶子不断地摇着头，仿佛要甩去自己一头的烦恼。

“不，我爱你。”李伟松开一只紧抓着叶子的手，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墨绿色的打火机。打火机很普通，是嘉士伯的赠品。

那是叶子和若芬、王锋一起在外宵夜时，店家送的。当时王锋想要，叶子跳起来，一把抓在手里，说：“给我。”

李伟一直把这个打火机藏在身上贴身的衬衣口袋里。叶子一下被击中心中最柔软处，哭倒在李伟怀中。

叶子重又被幸福包围。那幸福，就是李伟的爱。

李伟早出晚归，频繁活动在北京的各个主管部门的领导之间。在北京的一个月，他送出了四十五辆高级轿车。



叶子见此情形，不由提心吊胆起来。可是李伟总是满不在乎地说：“没事，现在社会都这样，我办事，你放心。”

叶子这天一早开车去上班，跑在东三环路上，觉得后面有一辆车在追她。

红色跑车配靓女，在哪儿都扎眼，对这种追车，她早已习以为常。跑了一阵，她故意放慢速度，一辆黑色红旗从她身边飞驰而过，车里的人探出头来，惊讶地盯着她。直到红旗开出一段，那人还回过头来看她，仿佛不相信眼前的情形。

红旗车上坐着的，正是程刚最好的朋友兼生意搭档——王平。

叶子心中一急，头轰地一声就炸开了，眼睛发黑，手脚发软。跑车就像喝醉了似的在三环路上晃悠悠地开，身后喇叭声响了一片。最后仅剩的一点意识和力气使她把车停在路边上。

叶子趴在方向盘上，手脚冰冷。“完了，完了，程刚一定会知道的。怎么办？怎么办？”

想到程刚，她的心就发疼，那是她生命中仅剩的一点儿美好的东西和希望了，现在，也要被碾碎，被掠夺，她只有心疼和恐惧了。

不断有车停下，有人走近她的车窗，问她有什么事，要不要帮忙。

叶子像死了一样，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叶儿。”一声低沉厚重的呼唤，使叶子猛地惊醒，她仿佛从一个遥远的世界又回到了眼前的这个世界。

“程刚。”她在心里念叨着这个名字，始终抬不起头来。

“你出来，咱们谈谈好吗？”叶子只是摇头，不说话。

程刚等了一阵，只得说：“你把车门打开，我们谈谈。”